

# 重走一条街道

辛贵强

好久以来不曾有过的这次停电，发生在早6点。我打开电脑，刚进入工作状态，电脑嗡的一声响，黑屏罢机。我迷怔了一会才回过神来：停电了！

## 1

早晨起床后用电脑处理文字，是我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。这时的我头脑最清醒，那些堵塞着的思路，纠缠不清的逻辑关系，往往在晚上临睡前或者早上醒来赖床的那会工夫，忽然对我亮起绿灯。我须抢在早饭前，抓住向我报到的灵感，将纠结的思绪厘清，把淤塞的节点打通，或者完成一篇新的文章构思。对我来说，这时的劳动效率最高，说一小时相当于白天几个小时决不为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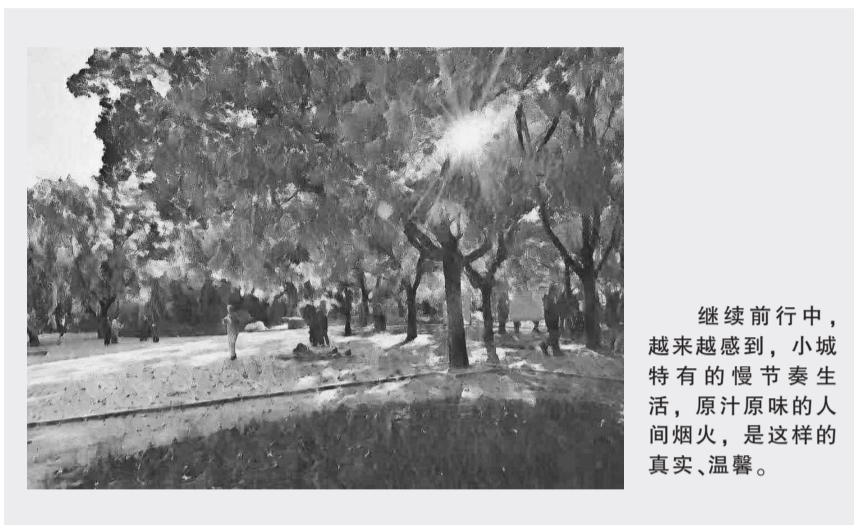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昨晚就已获知部分居民区要停电的信息。信息来自本地微信群，有人转发了一条本县电力部门的停电告示。可我沉溺于众多的网络信息中，没多在意。没想停电来得如此言而有信，如此猝不及防。

停电告示提示，到晚6点才可恢复供电，意味着接下来的12小时里，我将被排斥于网络之外。要命的是，我忘记给手机充电，电量持有仅百分之三十左右，充其量只可维持一天的电话接打。如果用于上网，会很快将电量损耗殆尽。那样的话，会把我扔回到非电力、非信息时代去。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惶遽，一下失去了方向感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，如何度过这停电的12个小时。

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好安静，没有一丝来自电的噪音和光亮。可平时隐藏在虚幻的网络世界背后的真实世界，却异常清晰地闪现出来。汽车的引擎声，有人路过的脚步声和咳嗽声，鸟儿的啁啾声，被遛的狗狗们互相开撕的咬吠声，交相更替或杂糅一起从窗外传进来。有几个邻居正相互打探，究竟是停电了，还是他们家跳了闸，后悔没事先买回来一罐气来，好把做了一半的早饭做熟（小城部分居住区的集体供气尚未到位）。很偶然的一次停电，把大家搞得手忙脚乱，好像都不会生活了。窗外的这些，在往常我是注意不到的。网络里那些距离遥远的人和事，比身边的俗人俗世更令我着迷。可突袭而至的停电，一下将我逼停，同时将我的生活节奏打乱。

我终于明白赖在电脑桌后毫无用处，恼怒地用屁股向后一推椅子，站起身来。与此同时，我下了一个决心：趁着停电，给自己放一天假，字，一个不写，书，一页不看。我要好好休闲它一天，放浪它一天。

我首先选择了到外边去溜达。淡淡晨雾中，刚刚醒来的大地也在做深呼吸，远处山的轮廓，近处湿润静谧的街道，一切清新而美好。街两旁绿化池中的花草叶子湿漉漉的，等距离栽种的合欢树，一身的叶子纤细如羽，粉红色的绒球状花朵一律浮在树冠之上。只是，叶子都合闭着。它们要等阳光照射过来，才肯把自己打开。店铺前的空地上，有三三五五的人在跳广场舞，或弯腰展臂地活动，有两口子或母女（子）俩打无网的羽毛球。街面上的车辆很少，不时有单独或三五结伴的男人女人疾步而行，一个个脸色红润，精神抖擞。他们都是“生命在于运动”健身格言的实践者，为自己储蓄着健康。退休以来，我也开始了“健康是走出来的”的功课，每天必溜达半小时以上。只是，我将这个时间固定于太阳落山前。冬天的话要早一些，为的是少受点冷或不受冷。自然，今天成了一个例外。迎着早晨的甘冽



继续前行中，越来越感到，小城特有的慢节奏生活，原汁原味的人间烟火，是这样的真实、温馨。

蓬勃的气息不疾不徐地走着，不由怀疑此前我把日子都给过反了，可同时又遗憾着今早预期的写作计划泡了汤。

吃过早饭，我先到街面给自己理了个发。理发馆不大，里边已经有几个人等着。换了以前，我会犯急。在时间消费上，我一直是一个吝啬的人。可这次，我一点也不着慌。我今天手里攥着大把的时间，完全可以过得云淡风轻，随意潇洒。在音箱播放的轻柔舒缓的轻音乐声中，我静静地观看理发师傅娴熟利落地给那些男人女人打理头发。被打理头发的男人，对理发师很信任，很松弛、很享受地将身子靠在高背椅子上，两眼微阖，任理发师把脑袋推向左推向右。烫发染发的女人们却灵醒着，两眼紧盯镜子里的自己，不时抬手指指头发的某处，低声向理发师叮嘱着什么。理发师按照她们的意思进行技术处理，女人的脸上渐渐换上满意的表情。我忽然明白，理发馆就是对从形象到心情的重新雕塑，也是给人安装自信引擎的地方。从这里出去的人，因得以重塑而容光焕发，自信满满。我对自己说，这地方以后要定期来，最好一月一次，不能再像以前，直到头发荒芜似草，不得已才来打理。

## 2

从理发馆出来，我决定随心所欲地沿街走走。好多年了，自我放松式的街头转悠，几乎没有过。买东西或办事，都奉行“两点之间，直线最短”的几何原理，直奔目标，速战速决。早些年，妻子偶尔还拖我陪她去转街。后来，她看我有心无意的样子，自己也觉没趣了，再没劳烦过我。我也落得自在。对我来说，漫无目标的街头闲逛，是生命的空耗，也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。可今天，我也要一回街头闲人，恣意任性地去逛大街。于是我把自已交给双腿，让它们载着我随波逐流。路过的商店，想进就进去看看，不想进去，拔腿而过，让赚不着我钱的老板和雇员急去。一家手机专卖店正搞促销活动，充气式的彩门高悬，支架式舞台上，本地草台班子的男女歌手轮番登场，学着明星的范儿，吼唱着人们熟悉的歌曲。换了以前，我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不上等级的表演上的，可我竟然听完了两首技术和情感处理明显有缺陷的歌曲。接下来的溜达中，我好像刚发现，街上的人流也是一条彩色的河。那些好像专门为街道而生的女人们，柳枝摇动，裙袂飘飘，扭扭而过，面部表情或高冷矜持，或巧笑倩兮，构成小城最夺目的主流风情。其余是很容易被人忽视的行

人，有匆忙而过的，有悠闲转悠的，人尽不同，形形色色。这些年，乡村迁居城里的人很多，使小城常住人口一下翻了一番多。他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，肤色，走姿，表情，口音，都是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。以后的岁月里，他们或许会改变成地道的市民，或许会影响到原有市民，使县城发生某些变化。这一切，以前都被我忽略，即使来到街面，思维仍链接着某篇文章，或沉陷于浮想联翩之中。

在一家商场的外边，与一个早年间的老同事不期而遇，让我一下怔住。记忆中的他，仍然是三十多年前的年轻潇洒模样。可眼前的他，脸上皱纹横生，谢顶厉害，有头发的部分白得扎眼。他也毫不隐晦地惊叹，我老得让他不敢相信了。原来，我们都在头脑里为对方保着鲜，双方因此都芳华永驻，容颜不老。可惜，这种保鲜是刻舟求剑的美丽错误。我们都为这次偶然的邂逅而惊喜，感慨着岁月无情，刀刀见血。我们向不妨碍行人的地方挪了挪，说了好一会话。在互相了解了分手后的大致情况后，从他嘴里得知，过去的同事已有好几个离开人世，还知道了另几个同事的下落，以及或好或坏的生活状况。我们约定以后多联系，多来往。分手时，我手机里多了一个手机号和微信号。

继续前行中，越来越感到，小城特有的慢节奏生活，原汁原味的人间烟火，是这样的真实、温馨。我应感谢今天的停电，使我能因祸得福地与现实生活面对面，身贴身。

正在可劲儿地感慨，忽被一声惊恐的尖叫声惊醒。原来，一个只顾低头看手机的年轻女人，一个趑趄跌落到人行道下的车道上去。车道上那些来往穿梭的大小车辆，每每让我想起家乡大暴雨后山洪暴发可吞噬一切的滚滚波涛。可这个女人，此刻就置身于山洪的边缘。就在她身体尚未站稳之际，一辆车与她擦身而过，她发出我刚才听到那声尖利惨叫。她慌忙返上人行道，朝那辆疾驰而去的车狠狠骂了一句什么，可仍未从惊恐中回过神来，花容失色地呆愣在那里。我头脑中倏忽闪过“低头党”这个名词，以及与这个名词密切相关的许多血淋淋的悲剧。我扫描了一下四周，边走边看手机的“低头党”成员还真不少。理智一些的，站下来戳点几下手机屏后，握着手机前行。估计过不了一会，还会停下来戳手机。

## 3

这是信息时代的必然吗？现在的人，除年龄很小和七老八十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

人外，都一头扎进手机或电脑里。大家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，心甘情愿地变成网络沦陷者。一旦离开手机、电脑，灵魂便居无定所，浑身不自在。我的一家人也不例外，上班回来的也好，在家忙活的也罢，一有空便人手一机，互相近在咫尺，却又天各一方。包括一日三聚之时，大家也两眼不离手机，玩微信，玩游戏，网上购物，看电视剧，听歌曲。以前，我那位农民身份、文化程度低的那口子，依然使用按键式手机（电视归她一人所有）。她因此对我们颇有怨言，每每独自嘟囔，我看这饭做不做都行了，一个个光吃手机就吃饱了。尤其对我，每每醋意生发，非说我被什么地方的年轻女人给勾去了魂。跟上这，我没少和她呛呛。可自从我把卡顿的手机下放给她后，她也加盟“低头党”，一有空就笨拙地划拉手机，再没对我们说三道四。

我住的县城是乡村结合部，过春节很看重老传统的“走亲戚”。可现在的“走亲戚”变成了“跑亲戚”。尤其从村里来的亲戚，都是乘车而来，一上午要把城里的所有亲戚跑完，只在最后一家亲戚家留下来吃顿午饭，好像走亲戚就是为了完成一项程式，为了来送一箱牛奶、一兜水果什么的。即便留下来吃饭的，首先会问wifi的密码，连接起网络。一些亲戚久不见面，总觉得应该说说话，互相交流些情况。他们虽也有何必答地回话，可一半心思仍滞留在手机里。因理解他们，就不再问东问西讨他们嫌。于是很怀念我小时候那个无电时代的走亲戚。忙活了一年的亲戚们围坐在一起，要呱呱哒呱呱哒说好话。一顿饭，一场琐琐碎碎的拉家常，便加固、密切了亲戚间的关系。那时的家人之间，亲属亲戚之间，邻里之间，心和心贴得很近。而现在，通讯和交通工具都发达了，可大家的距离却遥远了，亲情变得淡薄甚至陌生。大家即使面对面地坐在一起，却每人据守着一座手机的城池，无暇顾及对方。家庭是生活与情感的根据地，亲属、亲戚是社会关系的枢纽，连这种关系都被虚拟的网络间离、变得疏远，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。

下午，我比往常出去得早。时间是个怪东西，越有事忙，越过得飞快，无事可做的百无聊赖中，便变得漫长难熬。信步溜达中，又见一家店铺前一伙人扎堆下象棋，我也凑过去观战。在这里，没有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那一说。大家众口纷纭地议论、评判、建议，性急的直接就动了手。下棋的人不满意时，虽也吼一声“是我下还是你下”，可根本阻止不了这里的民主气氛。古人发明象棋这种高智慧游戏，功能之一就是用来打发时间的，沉溺其中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一个人掏出手机看时间，一声惊呼，哎呀，误了接孙子了，站起身就走。我心里打个激灵，也赶忙起身离开。6点快到了。

晚6点整，电灯突然亮起，周围邻居一片欢呼之声。我立刻来到书房，打开灯，启动电脑。我的当务之急，是要把一个新的构思书写在Word里。我打上的标题是，“停了一天电”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将放下其他活，集中精力对付这篇文字。

很讽刺的是，我似乎幡然醒悟，却会一如既往地沉溺于网络。这是我的一个悖论，可我依然会背着这个悖论继续前行，直到这种生活模式被某种外力撕裂，再无能力坐在电脑前，无能力面对一只智能手机，不由苦笑。可我仍手脑眼并用地忙活着，欲将停电耽误了的时间损失夺回来。